

在一本红色笔记本上记录当日的收支情况、人情往来,这习惯我已经保持了10年。

真情快递

那是在刚离开乡村到县城读高中时,为了弄清“究竟花费了父母多少心血”,也为了对自己的财政进行有效监控,我特地设计了“个人账单”,详细地登记每一笔支出和父母每月为我送来的钱、粮数。父母都是农民,父亲在农闲时到搬运站帮忙,肩扛百斤的麻袋,每天才挣3元钱,却要用它维持家用,还得供我上学。终于有一天我从账单上看到一次和“哥们儿”的酒肉钱,久违了的良知一下子苏醒了。

我在“个人账单”记录“50斤麦子”后添上一段父亲冒雪送粮的描述。从此每次从家人手中接过钱,“账单”里都要加“备注”:母亲积攒半年的鸡蛋一只也没尝,全换钱为我买了几本大辞典;父亲生病不肯吃药,把5元钱塞进我手中让我随同学去野外考察……“个人账单”渐渐变成了“情感账单”,一笔笔都是沉甸甸的感情债,它记在笔记本上,深深地刻进我的心里。后来到远方上大学,又参加

情感账单

张培元

摸出一个家里蒸的硬馒头边啃边走,几十公里的路连公共汽车也舍不得坐。望着风雪卷走了他的背影,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了出来。我们能算出父母给自己有形的帮助,比如金钱,但他们用真情化成的无私奉献,为儿女者什么时候感悟过呢?爱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,这才是我们拥有的最大的财富。

工作,我一直没放弃记账的习惯,记的依然是那收支的琐碎和感情流水账。结婚后,妻认真翻阅了我那本厚厚的“情感账单”,城市出身的她真正理解了我对乡下父母的深情,她不仅动员他们来住,还常背着我给她那农村的婆婆寄钱和营养品,并写信叮嘱她保重身体。当然,妻并不是在替我偿还当年的“债”,而那笔“账”我永远也不能清偿。

人生感悟

像向日葵一样灿烂

吕麦



去年冬天,我的工作、婚姻相继出了问题。我带着满心的颓废和落寞,回到乡下老家。像一只冬眠的丑蛤蟆,整日蜷伏在房里,回避别人关切的询问和眼光,躲避着世俗的热闹和喧嚣,沉溺在惆怅和忧伤里,一天天地萎靡、凋敝。

头,让我跟他一块下地干活。父亲领我到院外的一畦麦地边。我望着被薄霜浸透的苍黄的麦苗,心头的哀伤如线,眉毛细成一个难解的结。

清晨,父亲和我坐在向日葵的花海里。父亲掏出一根烟点上,惬意地吸一口,对我说:“丫头,天会出太阳,也会刮风,下雨,但风雨并不天天有。你看这向日葵……”突然间,我理解了父亲用心良苦。

世相百态

钱包丢了

林颐

巴士上挤了半小时,昏沉沉下了车。一低头,包的拉链开着,正张着大嘴冲我傻笑。赶紧检查,手机还在,钱包丢了。“我钱包丢了,幸好包里钱不多。”同事甲马上说:“哈,还不谢谢我,多亏我昨天拉你逛街,帮你清空了钱包。”同事乙接着说:“哇,昨天你们shopping怎么不叫我?买什么了?”一帮女人毫无同情心,开始议论流行服饰,留我独自气闷。

热热的心凉了,没好气地说:“说吧,多少?”对方“哈哈”一笑:“爽快。你就给200元吧。”“200元!我丢了也就不过一两百。”我恼了,“钱包我不要了。”“啪”一下挂断了电话。手机锲而不舍地继续响。还是那家伙!“烦不烦呀你!”我大声嚷嚷。他嘿嘿一笑:“我不烦。你这钱包不拿回去,重新办几类证件,那才够你烦的!”和同事商量。同事甲说:“能找回证件,欢喜都来不及了!”同事乙说:“那人说得也有道理,最多你跟他讲价。”我辩解道:“妈妈从前告诉我,捡到东西一定要还给别人的。”同事甲乙丙丁异口同声:“切,你以为现在还是你妈妈那个时代呀?”

我不是一个热爱追赶潮流的人,当博客在网上如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时,我对写博客却无动于衷。后来,一个相熟的编辑问我:“你为什么写博客?”我反问她:“写博客有什么好处呢?”想不到她滔滔不绝地向我讲了写博客的好处。可以为自己做宣传,可以向别人展示自己写作的风格,可以与编辑、文友就作品及时沟通,可以把稿件存档,以防电脑忽然罢工。那么多的好处,我怎么没有及时发现呢?

心灵驿站

写博犹如种田

仲利民

写,指责,还有热热闹闹的,原来我这段时间没有来博客,有网友留言批评我博客上的一篇文章价值取向。我感觉很窝囊,你的言论并不一定正确啊?何必要求别人都和你一样!我把苦恼讲给功我开博的编辑,想听了她劝我说,别被一点小难题击垮,那些农民地里种满了庄稼,你见过农民偷懒的吗?只有

精心呵护,细心耕作,才能有满意的收获!即使有心存不良者,他们也是见不得阳光的,何必怕他们呢!再说,你写博后,究竟是谁得了,还是谁的多?想想也有道理,我在博客中收获远方文友的友情、鼓励,还有编辑的支持,并且也为自己的写作风格起到了宣传作用,又何必担忧那些微不足道的弊端呢!尤其是编辑朋友那句农民的比喻,让我感到眼前一亮,农民种田需要辛勤耕耘,精心护理,细心关照,才能让庄稼长得

蓬蓬勃勃,我写博也不能懒啊!要是我能够及时回答网友的问题,及时处理、沟通,也不会出现矛盾,更不会因此与网友有隔阂。现在,我常与当地文友们开玩笑说:“我承包了一块田,自己耕作。”他们会惊奇地问:“真的吗?”“怎么会假。”我掏出名片,博客一栏的地址就写着“我的自留地”!

老婆近来有两大变化,使我们这个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家庭有了生活活色。

万家灯火

老婆蒙在“股”里

包光潜

一是衣着比过去讲究多了,无论是数量、款式、质量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原来女人真的是靠衣裳武装起来的,那心情就跟那衣裳的款式、色彩一样喜气洋洋。二是涉足股市了,不再安分于炒基金,她要在股市里大起大落,感受惊心动魄的波澜壮阔。

她是什么时候涉足股市的,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,大概就是在全民炒股那会儿。她悄悄地将存款取了出来,投进了股市,天天眉飞色舞地跟我谈股论经。她说千载难逢的“牛市”,再不抓住机会会终身后悔的。那会儿,老婆还真不把我拿的稿费当回事儿。她将我递过去的一叠汇款单子推得老远,非常不屑地“切、切、切……”。在这“切、切、切……”的声音里,我仅有的那么一点成就感顷刻之间化为乌有。

厨房,择菜、洗涤、做饭,把写文章的构思全抛到了九霄云外了。大夏天的“牛”有时候不听主人的话,进了水里就不肯上岸了。牛市的“牛”也一样地倔强,见了水就不要命地扑进了下去。一夜之间股市暴跌,老婆的脸色开始难看了,有一天,她快快地跟我商量,能不能给她个两三千,她想补仓。这个时候,她才发觉稿费拿在手上是实实在在的,而股市上的钱只是一个或好或坏的心情而已。

从这一刻起,我们的位置很自然地发生了变化。她一回家,我就主动将电脑让出。我甚至有点讨好地将藤椅摆正,将桌面整理好,把她的笔记本放在电脑的正前方,以便她做笔记,登记信息,好向她的朋友们通风报信,互通有无。或者将对财经朋友打开,空调打开,营造一个清凉的世界。然后我就下

老婆跟我说,等解套了,她就不炒股了,买点基金总比存钱好,像她这样心理素质的人不适合炒股。可是,股市一上扬,老婆又活跃起来。我几次劝她盆盆洗手但都无济于事。我继续写我的文章,拿出来发表,换回几个革命的小钱,欢乐着心想,收获着实惠。有一点,我已经决不妥协:当地向我伸手的时候,我便闭着眼睛,一言不发,无论是她拿扫帚还是踹脚,我自岿然不动。

“快去命令九连占领634高地!动作要快!”他大声对陈国庆说,脸突然涨红了。敌人没有在最近近骑盘岭的632高地设防,当然没有理由在自己防御纵深的634高地上部署兵力。但现在对方已经发现他们,634高地很快就会变成敌我首先要争夺的目标!



此刻,634高地上是寂静的。九连一排长林洪生带着一排在632高地西侧灌木丛生的洼地里快速奔跑着。不仅留在631高地南方大山腿上的刘宗魁认为634高地上没有敌人,眼下林洪生也认为634高地上没有敌人。全连干部中只有他一个人参加过几年前春季的

边境战争,那场战争不仅给了他许多难忘的记忆,还给了他许多战场经验。现在他带着一排越过632高地和633高地结合部的谷口,进入到633高地西侧。脚下的洼地逐渐陷下去,终于成了一道不足两百米宽的冲沟;冲沟里长着密密的矮树丛、蒿草和荆棘。再往前跑一段路,他又在约有两百米高的山顶顶端望到了一排孤独的直立的土峰,土峰十几丈高,四周全是陡直的悬崖。林洪生心里“咯噔”响了一声,凭着敏锐的直觉,意识到634高地上有可能埋伏着敌人了!

连载

“是啊……”我的话音刚落, Judith就张开双臂,给了我一个热烈得有些夸张的拥抱。然后,她笑容可掬地高声说:“欢迎!欢迎你来得太早了!我在录取办公室工作,读过你的申请。虽然你没有真正做过义工,但是我们欣赏你的诚实,也喜欢你的思考!在达特茅斯,你会有很多做义工的机会!”

Judith的话是一份意外的惊喜。作为录取官员,每年她要审阅上百万份申请材料。我不曾想过,我的坦诚居然会给她如此深刻的印象。可见说真话,自有说真话的魅力。(二)让“老美”热泪盈眶的作文录取过程中, Judith记住的不仅是我自己的坦诚,还有我的作文。我妈妈新生那天, Judith还告诉我,读了我的作文,她热泪盈眶。



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想到了我妈妈。我妈妈出生在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家庭。尽管连年战乱也曾经让几时的她颠沛流离,但毕竟在1949年以前,更多的时候,她是人人羡慕的“赵家二小姐”。七八岁的年纪,她就跟随大人,坐着军用专机,在不同城市间飞来飞去。刚过10岁,长辈的副官就手把手地教她自己开着吉普车,在城里四处转悠。